

願體醫話良方



顏 體 醫 話

願體醫話良方（全一冊）

清·史典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定價七元一角



廣陵醫藉叢刊
第二輯出七已巳
全秋景印出版



前言

史典，字縉臣，生於明末，揚州人。當其髫髻之年，適值滄海橫流，河山易幟。時其父剛歿，停柩於堂，而揚州十日之慘案起。母夫人以之托孤於乳母，自沉於宅傍宛虹橋旁水潭中。爾後，典依外家，讀書有成，搜得父遺一扇、母遺一梳，因作《扇梳記》，沉痛述其慘史，並繪《沉潭盡節圖》。廣徵題詠。卜居於埂子街太平碼頭，讀而不仕，常與同宗閣部副將及嗣子德威（畏菴）公相往來。畏菴公於城破後被執，囚數日獲釋，往閣部成仁處，覓其遺體而不可辨；後乃衣冠招魂，遵遺命，葬於梅花



前
嶺下。兩公意相合、志相同，誓作遺民，以活人為業。畏菴廬先墓而居於鐵佛寺旁，每於蜀岡採藥，跨黑驢送至城南應用。縉臣則從事善舉，施藥濟人。閣部成仁後，其再娶夫人李儵遁入空門，改名空靈，隱於廣陵緱篁道院為女冠。駢文修養甚深，曾為周同谷先生之《霜猿集》作序，袁秀泰離，一字一淚，陳乃乾、謝國楨兩先生均盛稱之。儵之飛禍將至，縉臣、畏菴乃助其化裝，逃亡於王屋山。此舉頗為明史學家所稱道。

縉臣送藥診病有年，取得經驗，乃廣搜醫方，並目擊時艱，遂著《願體醫話良方》，寓警世於醫著之中，用心良苦。其書稿後為仁和俞世貴（棣庭）



先生所得，曾為其參補；俞錫王士雄（孟英）先生復為之校訂刊行，列於《潛齋醫學叢書》中。今以之影印，收入《廣陵醫籍叢刊》，並詳識其巔末如上，備關心本邑醫史者之參攷。

甲子臘月再雨水日

揚州耿鑒庭述於北京



願體醫話良方序

舅氏俞公桂庭雖不業醫而喜讀軒岐之書捐館後雄于遺篋中檢得願體醫話一卷繹之皆時醫藥石之言多急救全生之法惜其簡略疑非完書皮而藏之者二十年矣前年許子領三以搢臣先生原稿持贈乃知本無殘闕先舅氏僅刪陰證一條尤爲有識增補諸方亦皆精妙夫肘後鷄峯世人罕讀病來倉卒醫輒茫然近惟種福堂選方養生經驗二書最稱善本海內風行茲編雖簡頗有補二書所未及者胡敢秘耶爰付攻木之工以公于世憶昔在婺舅氏嘗遺書訓雄曰凡病治愈須存底稿雄遵而行之迨癸卯冬故人周君光遠選刻拙案二卷曰回春錄甲辰之案張封翁信堂題曰仁術志至庚戌踵成八卷今春楊大令素園重爲刪定詳加評點慨捐鶴俸合梓于宜黃縣署總題曰王氏醫案凡十卷而舅氏皆不及見且雄才識疎庸不能深造將何以慰曩時之屬望耶校此遺編能無於邑咸豐紀元辛亥閏月王士雄謹識于潛齋



顛體醫話良方目次

醫話十二則

解諸服毒

解諸物鯁

解吞五金

救縊死法

救刎死法

救溺死法

救凍死法

救熱死法

救壓死法

附跌打損傷

救壓死法



救嚇死法

救中惡法

救湯火傷

救金刃傷

附銃鎗諸刺

救破傷風

救諸物齧

救醉死

救薰死

咽喉急證

牙疳治法

霍亂急證

腫脹溺閼



一切癰疽



顧體醫話良方

耀庭

揚州史典摺臣著

仁和俞世貴桂庭參補

甥王士雄孟英校訂

人之嗜好各有不同。余每遇裝金塑像。心知好事而踴躍不前。見疾病之人。則周旋圖救。而富厚者雖得沉疴。不甚關切。遇貧寒者縱係微疾。儼如身受。蓋富厚者延醫有資。購藥有力。主病有人。驅使有僕。何難拯救。至若貧人以身覓食。一朝染病。不但醫藥無資。甚且饘粥莫繼。病愈沉重。心愈焦勞。往往延挨莫救。興言及此。爲之墮淚。但恨力薄。不能施濟。聊繼前志。延醫診脈。送方。揚城施藥。不乏其人。然或詩書子弟。素封後人。一時落魄。而故舊滿目。體面猶存。不肯入藥局當施捨二字。隱忍而不赴局者有之。余設法體貼。使雅俗咸宜。常署其門曰。人之最苦。無如疾病。呻吟痛楚。非藥莫愈。夫病不患無良藥。而患無良方。每見藥餌誤投。反增其病。愚久懷送藥之心。因無送藥之力。數年以來。自五月起至九月止。延請明醫。分

暇半日。診病切脈。內外大小。對證立方奉送。但諸公就視。非爲省其醫資。庶可免於錯誤。如肯惠然而來。每日午前接教。將此刊刷。徧貼通衢。又慮真正貧人。得方不能措藥。乃制丸散膏藥數種。再察其衣不蔽體而帶飢容。多寡量助。惟恨不能親爲吮疽煮藥耳。家人晒余婆心過切。不憚勞苦。余曰不然。人無貴賤同歸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如丁巳年間。揚境瘟疫甚行。一時當事以及好義者。多捐資施藥。余因慨歎就醫者。皆兩城附近之人。其窮鄉僻壤。何能遠涉。縱或父兄子弟代爲取討。無論未經切脈。不無有誤。且有並無親人之鰥寡孤獨。以及舉室染病之家。湯水無人接遞。況遠來求藥乎。且風俗日澆。每遇時疫。輒慮傳染。雖骨肉亦有視如陌路者。余聞之憤激。邀醫同行。令僕從肩藥。並帶藥引等類。每至一村。幾無烟火。推柴扉虛掩。守犬空鳴。召人診視。方扶攜而至。皆蓬頭垢面。蹙額呻吟。全家病者。即就臥榻切脈。撮藥各置枕下。以錢呼鄰。煩其煎服。日涉數十里。然余固無恙也。有相愛者謂余太輕身。余因曰嗜好不同。吾亦行吾之所好耳。雖然。天



下不無同此志者。幸勿惑於傳染之妄言而廢其初心。卽以余驗之。可知其妄矣。俞桂庭曰。天下第一好事。莫如救人之命。醫者存心濟世。卽爲救命之人。救窮人一命。功勝救富人十倍。蓋富者原是養尊處優之體。而窮人趁工度日。病一日。則少一日柴米之資。焉能有餘錢以延醫服藥乎。故誤藥以殺窮人。其罪亦浮于誤藥以殺富人。富人雖死。其家尙溫飽也。窮人死後。必致父母無養。妻兒離散。醫者不察。往往視貧病而疎忽。見富貴而慎重。殊不知貧病尤須慎重也。搢臣先生之話。真藹然仁者之言。切中時弊之論。惟望有力者。仿其夏秋設局。如遇時疫流行之歲。賫藥赴鄉。沿門施診。更望爲醫者實心詳慎。出心與出力。陰德相侔。吾鄉向有常年施診之局。而延請名醫。務宜崇實。勿圖脩俸之廉。勿尙虛名之輩。當求實有學識而敦品行者。庶不虛其利濟之功。若當道者能身先倡率。廣爲勸募。妥立章程。行諸遐邇。仁民之政。端在斯歟。一病有一藥可治。一證有一方可療。常見有病者而難遇其方。有方者而不遇其

病。余謂天下奇方。頗多經驗者。縱有濟世之心。焉能逢人說項。吾意擇一廟宇。書其門曰。施藥不如施方。凡有效驗藥方。勸其抄寫明白。實貼廟內。使有方者得以利濟。而有病者可免沉疴。久而祕方彙集。人人皆知某處有方。對證檢用。未必非恤人疾痛之一端耳。此謬竭一得之愚。不過休戚相關之念。儻有同心。設法舉行。亦惠而不費之事也。

俞桂庭曰。搢臣濟世之心。可謂無微不至矣。如此求方。其法甚妥。而最可鄙者。得一良方。祕而不露。忍使靈丹湮沒。坐看奇病危亡。昧理喪心。無踰此極。更有藉此謀利。需索重酬。市井之徒。固不足怪。號爲儒者。亦爾效尤。富病尙可求生。貧病使之待斃。撫心自問。罪可逃乎。宜鑑斯言。亟爲造福。紀文達公云。南皮瘍醫某。藝頗精。然好陰用毒藥。勒索重資。不鑒所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祕。他醫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某尙在。亦無敢延之者矣。或謂某殺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孥。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



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又云。歛人蔣紫垣。善解砒毒。因祕其方。以索重價。致遭冥譴。皆可爲醫鑑也。

嘗聞有是病。卽有是藥。但些小之恙。自可藥到病除。一遇疑難之證。認爲寒者。投熱而不應。認爲熱者。投寒而不應。認爲虛者。投補而不應。認爲實者。投瀉而不應。雖廣延諸醫。而主見各異。此際吉凶反掌。令人茫無適從。萬不得已。惟有不服藥一著。聽其自然。看其動靜。再爲斟酌。然又孰肯坐視不救。而竟委之大數哉。勢必朝秦暮楚。遇藥則投。直至氣絕人亡而後已。興言及此。不勝扼腕。有飾其詞曰。古人渾樸。其疾顯淺易治。今人尖巧。病證幻出難圖。余曰不然。從古及今。醫聖醫賢。無理不聞。無書不備。總由後人學識未到。審證未真。若肯以外貌應酬之工。用於內求誦讀之際。推尋奧妙。研究精微。審醫案。搜脈理。一思百慮。感而遂通。則鮮有不能取效之證。今僭創一議。無論內外大小。一年之中。豈無一二奇證。若懷之胸臆。則近於祕道不傳。若登之棗梨。又礙于少難成帙。何不於三五知己中。每於歲

底各出所治奇病。現何證。服何藥。如何療。如何愈。共成一卷。以爲醫案。每年增廣。亦是不朽之舉。庶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認不真之憾。其功不在庸扁下也。然近日又有一種時弊。凡遇疾病危險。諸醫會集。其中學術平常者。不過輕描淡寫而已。識見高明者。若欲另立意見。惟恐招人妒忌。萬一不效。又慮損名。瞻前顧後。亦是大同小異了事。殊不念上天賦我聰明才智。若臨證之際。不費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代天宣化。救濟蒼生。止於比中求富貴。願聲名。以他人性命。痛癢無關。生死聽天。清夜思之。能無自愧。

俞桂庭曰。王載韓云。前醫用藥未效。後之接手者。多務翻案以求勝之。久寒則用熱。久熱則用寒。久瀉則用補。久補則用瀉。以爲取巧出奇之計。然而脈與因故在也。苟據脈審因。確見前醫識力未到。自當改絃易轍。以正其誤。若不據脈審因。而妄生歧論。祇圖求異于人。而網其利。竟置病人吉凶于度外。其居心不可問矣。

